

重庆记忆

难忘任白戈

石曼

20世纪50年代,重庆市文工团(现市话剧团)创作的话剧《四十年的愿望》,在全国享有盛名。这个剧本的创作,灌注有任白戈的心血与汗水。1951年的全国文工团会议上,重庆市文工团剧本创作成绩是空白。中共重庆市委发出指示:“市文工团关门一年,也要拿出自己的剧本来。”当时,我和石曼在101厂(现重钢)深入生活已经一年多了,时任市委宣传部长任白戈,听了我们在厂里体验生活的汇报,以及我们心

中构建起来的人物,认为我们具备了写钢铁厂供应钢铁建成渝铁路剧本的基础。创作组增添了创作力量后,任白戈亲自领导这个剧本的创作。有他这位左联时代的文学家参与,我们当然十分高兴。剧本初稿出来,就受到出乎我们意料的重视,市委召开常委会讨论剧本,剧作者不论是否党员,列席市委常委会参加讨论。1952年7月,剧本创作进入攻坚阶段。任白戈请来了老作家沙汀,和我们

一起解决剧本中刻画人物的难题。创作组加上沙汀,六个人坐在抗建堂剧场的地上讨论剧本的修改,酷暑难当,汗水打湿了衣裳,一个个索性打着赤膊,好在都是男子汉。任白戈一有空就来,他的汽车只能开到纯阳洞街口马路上,到剧场的二百多级石梯坎还得自己爬。任白戈每一次来都累得满头大汗,和我们共饮白开水解渴,稍有优待的是,他坐在从票房拉过来的一张旧藤椅上。他不满意我们剧中人物说的一些口水话,强调人物要以自己独特的形象和观众见面。一天晚上,为了赶一场戏,任白戈把我们叫到他家去开夜车。他先和我们聊天,问我们几十个日日夜夜赶写剧本、恋爱对象有没有意见?当时谁也没有好意思回答,却感受到他关心我们的感情生活,心中

暖融融的。凌晨三点多钟,我们把稿子赶出来了,他从里屋的床上起来,拿出准备好的锅盔和卤肉招待我们。他逐句逐字地看我们的稿子,或点头称是,或停下来和我们商量。我们狼吞虎咽地吃着宵夜,和他一起谈笑风生地吧这场戏改好。紧接着成渝铁路通车,《四十年的愿望》在重庆演出了150多场,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生产热情。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14个省市剧团纷纷演出该剧,贺龙又带着国家剧院到朝鲜去演出该剧。1956年,《四十年的愿望》荣获文化部颁发的剧本创作奖,是新中国建立以来重庆剧本创作首次获得的国家级奖励。重庆市文工团被誉为全国十个著名话剧团之一。50多年来,任白戈悉心领导剧本创作的事迹在文艺界传为佳话。至今仍有媒体向我们采访时谈及此事。我们说:不要求领导文艺创作的人都像任白戈那样是文学家,但要有任白戈关心文艺创作、关心作者的细致入微的精神。

巴渝掌故

广阳坝的传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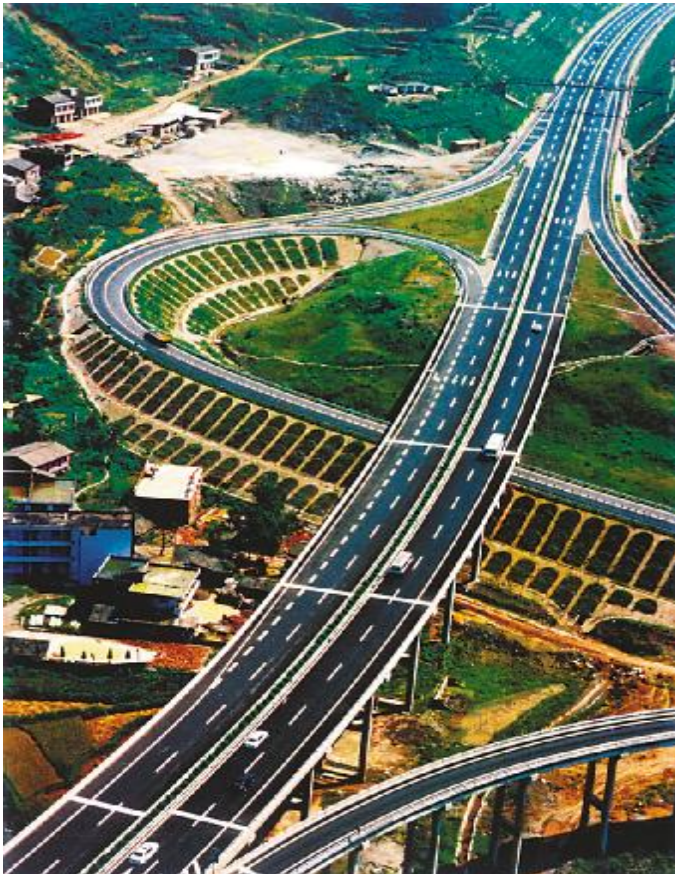
正权

重庆两江环绕,江心每有小岛,如珊瑚坝、小南海等。面积最大的是离城东去40余里的广阳坝,说起广阳坝还有一个传说呢。相传古时候,长江在涂山脚下接纳了嘉陵江,浩浩荡荡继续东下。行了不到30里,便被一座大山挡住去路,江水只能翻过山梁东下。天长日久,那从山梁上飞泻而下的江水,把那山脚冲成一个很大的水凶凶。有一年,长江发大水,洪水滔天,老百姓被淹死不少,活着的人纷纷爬到山顶去避难。那时,大禹刚和涂山氏成亲。看到老百姓受苦受难,大禹决心要把江水治好。新婚刚过三天,大禹便告别涂山

氏,提起他老汉留下的那把山神耙,匆匆赶到那大山前。大禹在江水里一耙,变成一只大黑熊。那大黑熊几跃几跃,便长得比大山还要高。只见他运足力气,一耙,两耙,三耙,便将那大山挖开一个缺口。那缺口就是铜锣峡。那大山被分成两段,江北的那一段叫铁山坪,江南的那一段叫放生坪,隔江相望,一样高低。峡里怪石狰狞,仔细看,而今都还有山神耙挖山的印痕呢。大禹挖的那三耙土,甩在江水中冲成的大水凶凶,堆成一座岛就是现在的广阳坝。第一耙土是下坝,第二耙土是上坝,第三耙土落在前二耙土的上面,就是广阳坝上的高峰山。大禹挖山时用力很大,在江两岸留下了很深的脚印。那右脚踏成的是郭家沱,左脚踏成的是牛耳沱。

本来,大禹约好涂山氏正午时分送饭来,哪知涂山氏看夫心切,早来了半个时辰,见大禹变成了一只大黑熊,顿时吓呆了,手中的饭篮也掉进江水中。那饭篮很重,竟把那江床砸了一个大坑,那就是现今的唐家沱。大禹见此情景,急忙恢复了人形。但涂山氏受此惊吓,已经变成一块石头。那石头至今还立在铜锣峡山上。大禹很伤心,却又无可奈何。挖通了铜锣峡,上游的百姓得救了,下游的百姓还在受难。大禹只是朝涂山氏望了望,默默地向新婚夫人告别,提着那把山神耙,便又朝下游赶去了。

传说仅仅是传说。广阳坝与珊瑚坝不同,主要不是泥沙冲积形成的,而是古台基地被水流侵蚀而成。广阳坝东西长约五公里,南北宽约两公里,面积达八平方公里,比原市中心小不到多少。由于其地势较高,不像珊瑚坝那样容易被水流,因而得以开发,成为一片富饶之地。广阳坝及其周围,就发现过不少原始社会遗址。巴人进入重庆城之前,就在广阳坝落过脚,还建立过古滩城呢。



渝黔高速公路

重庆变迁 直辖十年

王家大山

罗之聿

从黄桷坪滩子口往背后的山上走,山顶上就可见一块相对平坦的地势,叫做王家大山。王家大山地处长江边上,可以俯瞰长江和江边九龙坡火车站以及九龙坡港集装箱码头。如果以一分休闲的心情站在山上,观江景看铁道,这里便是一块很适宜打望的制高点。前几年王家大山上遍布大大小小

的鱼塘,远近的钓友周日闲暇相约来这里垂钓,王家大山成了钓友的乐园,是名副其实的杨家坪地区钓鱼中心。这里的非洲鲫鱼巴掌大小,很中钓也很鲜嫩,由此名声在外。有聪明的商人看好王家大山鱼塘多人流大的优势,借助池塘养鱼,便利开发了王家大山钓鱼。主要经营鲜活的非洲鲫鱼,很是

捞了一把。仿佛相约似的,一座座各具特色、个性鲜明的建筑在这里陆续拔地而起,几年下来,终于形成规模齐全、菜品南北兼容的餐饮一条街。如今这里白天人流如织,晚上灯火辉煌,家家门前红灯笼高高挂,户户店堂高朋满座,一派太平盛世兴旺景象。餐饮的兴旺让房地产开发商眼红,竞相投资在这里大兴土木,安营扎寨。目下许多名牌楼盘已开始了向市民兜售。倚仗这里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,行情很是看好。王家大山的发展变化是重庆直辖十年来建设飞速发展的缩影。

重庆地理

小南海

何耀恒

小南海其实也有“大”“小”版本。大的泛指渝鄂边界那片150平方公里的天然湖泊——重庆的“地中海”;小的是其延伸至渝西40公里的长江中的一个“脚趾头”,是重庆的“咽喉”和屏障。张献忠从江津顺江偷袭重庆得手,后人诗叹曰:“……但使兵伏小南海,不教张胤下渝州。”如果当年重庆守军在此布防,今天通远门下那幅“兵临城下”的浮雕将会改变,中国历史还可能因此少一次“黄袍加身”。但历史没有如果,多少年来,小南海只在江风中感叹“英雄无用武之地”。

早年车过小南海,人们都移到靠江一侧,探身翘首江心的小岛。把那座江中的孤岛,看作“天涯海角”的袖珍版。那时交通落后,内地人要到沿海一睹海岛风光十分不易,又无电视影像可借鉴,“小南海”其名其景,都是一个辽阔的想象空间,于是就吧到过小南海视为一种荣幸和满足。还受“西游记”的影响,有老年人就在车上虔诚地对着小岛求福。那上面有无“南海观世音”没人知道,但有石头小庙是事实。作为清华中学的学生,我路过时心情有些复杂……这就是我要说的小南海。

的一座小山通过重庆上游时,发现一段江水汹涌,巨浪滔天,江中潜伏着一条孽龙。大禹就用小山镇住孽龙,留下了长江的中流砥柱,减缓了水势;而地质学家则认为这是地震造成的。作为凡夫俗子,我宁肯相信“大禹说”。小南海是美丽的,但江水是无情的,尤其解放前,这里经常打烂船,上演着一幕幕悲剧。据说当年大禹只镇住了孽龙的头,龙尾还能动。过往船只到此都要焚香礼拜,向江中泼撒酒饭。说起来,我和小南海还有一段“宿怨”。解放前夕,重庆物价飞涨,粮食短缺,清华中学师生生活陷入困境。十级校友李芳泽回家乡天津努力购得一艘大木,亲自押运回渝,至小南海翻船罹难。噩耗传来,满园悲劫,全校师生捐资修建“芳泽亭”于愚公池中,以纪念校友李芳泽殉难小南海。凡进过清华园的人,都不会忘记芳泽亭和小南海的中流砥柱精神!解放后,“海难”奇迹般减少。不知是受过往“铁龙”的威慑?还是帆船代替了小木船?抑或“大禹”转世?

山城民俗

方言趣说百家姓

张老侃

重庆话里颇多怪趣。比如讲,有音无字,讲得出而写不出。两岁小儿拉屎,大人叫他“姑”倒,这个“姑”字就很滑稽,是姑姑的姑吗?显然不是,是借用谐音字,意思是“蹲”。而重庆话偏不说蹲,说“姑”,或说“哭”;姑倒,哭倒,普通话讲蹲下。有音而无字,写不出。放着个“蹲”字不讲,偏用这个土儿巴叽的“姑”,趣味怪怪的。像这类情况,还有一张便钱的“梗”,书写为“整”;很多很重的“很”,重庆话不说很,而说成“嘿”,嘿多嘿重。试一试试“试”,读“告”,告一丁,告一盘。明明普通话里有标准字,重庆话却偏偏歪歪扭扭。笔者家住袁家岗,这个“岗”字是书面写法,但本地人无任何一位读袁家岗,均说成“杠”,袁家岗,习惯成自然,有记者按照口音竟写成了袁家港。重庆方言趣味多,更搞笑的是重

庆人的姓氏怪,有姓甩、姓弯、姓蚌、姓鳝……真有这种怪姓?那就说姓张的吧,过去熟人遇见,不称老张,而喊老跳,把姓都改了,不姓张而姓跳。啥子原因呢?是出于重庆人秉性的幽默,根据谐音音的靠,狮子蹦跳跳一跳一跳的,就把张姓喊成“老跳”。还有个原因是为避尴尬。比如姓朱的,喊老朱不礼貌,易使人联想到猪,于是喊老朱喊“老拱”(猪嘴巴老在拱)。从前出行靠船,船上最忌一个“沉”字,所以凡是陈姓、程姓、成姓都不许喊,改喊“老鳝”。杨姓喊“老蚌”(半子蚌蚌叫)。牛姓喊“老牛”(牛哞哞叫)。廖姓为“老甩”(甩即踹,谐廖)。汤姓为“老水”。刘姓叫“老顺”(顺水流)。罗姓叫“老响”。胡姓“老鳝”。刁姓为“老摆”(鱼是摆尾巴)。高姓“老悬”。侯姓“老抓”。钟姓“老撞”。谢姓“老花”(花开花谢)。黄

姓“老吧”(黄糕吧)和。萧姓“老吹”。姜姓、江姓喊“老辣”。彭姓“老圈”……生动、鲜活,传神。如上古怪姓氏,受到江湖隐语、黑话影响,把重庆人乐天、风趣、诙谐的性情,体现得活灵活现。

严格讲,老跳、老甩、老蚌之类不属于姓氏,只是针对百家姓的一种玩笑、谐趣。需要说明的是,半个多世纪前,这种叫法成了十分普遍的民俗。到今天,这种古怪的姓氏谐趣,早已无踪无影,只有一个“糞”姓例外。糞姓喊做“老弯”,今天照样在喊。瞧,某女士在街头碰见老同学龚先生,本想喊一声老龚,话到嘴边突然忍住了,她记起了半年前的惨痛教训,就因为一声“老糞”,挨了龚同学的歪堂客一耳光,骂她不要脸,想偷她老公;歪堂客白支八支吃飞醋,把老龚骂听成老公了!前车之鉴,某女士忙改口喊了一声“老龚”,没料到效果出奇地好,“歪堂客”笑眯眯地上前握手:“劝劝老弯吧,一天忙倒找钱,勾起背儿硬是成老弯了哪!”龚夫人说得对,糞姓之所以喊“老弯”,正是由弯弓而来,弓谐糞,弓是弯的。

名人重庆

冯玉祥的抗战题词

朱渝生

冯玉祥(1882—1948)字焕章,安徽巢县人。抗战期间,作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他,常到重庆北碚开展抗日救亡工作,多次到各镇乡讲演,曾一度往返重庆与北碚之间并与北碚有过长达6年的情缘。冯玉祥身材高大魁梧,擅长诗书画,是军中有名的儒将。他的书法以隶见长,且有曹全遗韵,儒雅秀美,诗画也别具一格。他在北温泉、缙云山抒发抗战情怀,并卖字鬻画,募捐抗日,在此作了大量丘八诗和书画。凡是向他乞字求画者,皆索取润笔,作为抗日献金,有钱人多收,贫穷者少收,学生乞字

一律收费五角。1942年,时值抗日战争进入攻坚时期,国难当头,共御外侮之时。这年5月19日,作为著名将领的冯玉祥应太虚大师之邀在汉藏教理院演讲。演讲结束后,他奋笔写下一著名题词“要想着收咱失地,别忘了还我河山”。这是冯玉祥用他最擅长的隶书题

写在一张稿纸上的,下方落款处盖有一方冯玉祥印的细朱文印章,它既是一件书法,更是一件珍贵的抗战文物。该题词既阐发了他自己的爱国热情和抗日决心,也警示人们要不忘国耻,抗战到底。今日细细品味这帧65年前的题词,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。



女心理师

连载(10) 毕淑敏 著

“我知道你们感情很深厚,但是,究竟发生了什么,让你如此痛苦?”贺顿回到最重要的问题上。“是这样。他们公司新来了一位老总,是跨国公司总部委派的,非洲和欧洲的混血儿,以前一直在法国公司任职,非常浪漫也非常狂热,对中国文化特别有兴趣。有些外国人很有意思,也特别简单化,如果他们到哪个异族文化有兴趣,他们就会想到联姻,好像只有娶一个异国的妻子或是嫁一个异国的丈夫,才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国家,钻到这个文化的核心里面去。老总开始对我朋友展开大肆追求,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。可以在上班的时候,以种种借口把他留在自己的办公室里,纠缠不休。刚开始,我朋友把这一切都当超级笑话讲给我听,我们一起嘲笑外国老板的单相思。但是,后来事情渐渐有点不对劲了,老板开始给我朋友更多的发展机会,并且赠送给他非常奢侈的礼物。我们这些人,都是在外企工作的,都是很务实的,如果你得罪了老板,你就很可能被炒鱿鱼,不需要任何理由。你昨天是命运的宠儿,今天就可能成了流浪汉。你可能会说,我们都是有过经验有阅历有文化的人,失业怕什么?从头再来嘛。话是这样说,但实际上是曾经沧海难为水,人往高处走,除了极个别的人可以为了尊严拂袖而去,大多数人在这种和老板的恋情当中,都选择了顺从。我的朋友对我越来越沉默了,我感到了巨大的危机。有一天,他终于对我说,咱们分手吧。我说,这说这么多年,我对你还不够好吗?你需要我做什么,我都可以为你做。我的朋友说,你对我很好,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,你不需要改变。你已经为我做了太多太多,如果说改变,就是在我不在以后,你要多多保重自己。我说,你还要和你的老板在一起吗?他说,我还没有最后决定。说完,就拎起皮箱,预备

出门。”“我说,你到哪里去?他说,出差。我说到哪里出差?他说到杭州。我说,和谁一起去?他迟疑了一下,还是告诉我,和老板一起去。说完,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知道他的头也不回,不是因为绝情,是因为愧疚。”“也许分离能使人感觉到珍惜,他到了杭州之后,天天给我打电话,说他是如何地想念我。还说老板长得像大猩猩。”“有一天,他对我说,老板今天到上海去了,那边有一个公务活动,晚上不回来。他说,我想你了。西湖边的风景是这样美丽,多年以来,我看到美好的东西都会想到你,我要和你分享。这些话是很具有杀伤力和诱惑力的。我感动地说,你希望我做什么?他说,我希望和你一道欣赏西湖的荷花胜景,希望能和你一道吃一条西湖醋鱼,希望能和你依偎在乌篷船上听江南丝竹……”“他话还没有说完,我就说,你等着我。说完我就挂断了电话,对公司说我母亲病了,要我速速回老家一趟,转身去了机场。几个小时后,我们就在西湖边的茶楼上品龙井了。”“晚上他和老板通了电话,老板说今晚不能陪他,希望他自己好好睡觉,做个好梦。我可以看出他对老板真的没有多少感情只有敷衍,但那根本听不出这些微妙的语气,只顾一厢情愿地表达爱意。总算说完了情话,朋友对我说,到我的房间去吧。我就到了他的房间,很豪华的总统客房。我说,老板假公济私,给你这样的待遇。朋友说,这是用私人的钱订的,和公司没有关系。我说,那就是与你的深情厚谊有关了。朋友说,请不要这样说。我见面的机会是这样宝贵,不要宝贵的时间用来吵架。在如此美丽的地方,让我们留下美丽的记忆吧。后来,我们就非常缠绵地交织在一起,做爱不止……”



幸福深处

宋丹丹自传 纪实连载 (4)

分手以后他便消失了。各种机缘巧合让我遇见小学同学,遇见儿时邻居,遇见聚会时偶然相识的朋友,甚至胡同口卖冰棍的大嫂,唯独没能再遇见他。不知他将如何回忆我,带着笑或是很沉默。离婚后一年多,我遇见了英达。在我的三次婚姻中,英达这一段总好像不可触碰。然而既要写我所经历的过往,与他共同走过的10年便无法回避。他比我大49岁,我们27岁相爱,37岁分手,共同度过生命中最重要的那段光阴,从浪漫无忧的青年走到事业重重的中年。分手时我曾试图写出一本书纪念那段旅程,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。今天,当我同意了出版社的约稿,便又将那些尘封近10年的手稿找了出来。重温以后我惊讶无比:时间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东西!太多的往事,太多的情,我已经总得干干净净。假如当初没有记录下来,那段婚姻在记忆中将只余一个起点,一个终点。所以我庆幸我写过留下了这些文字。但面对这真得让人有些“难以接受”的历史,我又犹豫了。无论初恋,还是第一次不为人知的婚姻,想来我已十分淡然。而与英达共同生活,色彩的这一段却因当时正沉浸其中,色彩得格外浓烈。如今

我们已经朝着不同的方向走出太远,再没有重合的足迹,翻回旧日的记忆又能完全一样吗?我不知道我应该仅仅留下那些故事,淡然地叙述,筛去彼时心情,还是应该保留既然已经保留下来的一切。我不知道应该将它们留给自己看,让自己记住曾经走过那样一段路,那么温馨那么动感情,还是应该说给别人听,告诉别人我现在早已不疼了,不在乎了。最后我决定尊重历史,将逝去的,那一段无法复原,所以现在的有关英达的文字大部分仍是出自10年前的我之手。当然,在我们各自度过了又一个10年后回头看,37岁还是太年轻,那时的心境极端而热烈,红太红,黑太黑。于是只有到了一切都已平静的今天再去回首那段往事,冷静地,客观地,泰然地,看到的才是它本来的面目——没有是非对错,没有它可能,海可枯石可烂,抑或新人笑旧人哭,其实不过是一个“缘”字。我和英达的相爱是在1987年,那年1月他母亲去世,他从美国回来奔丧。正好剧院要排一个新戏《纵火犯》,由林兆华导演,英达任副导演兼作实习,也为将来能留在剧院作准备。我在里面演一个戏份很少的黑人小女仆。演出时我给自己梳了一脑袋小辫儿,满脸满手的黑油彩和一个大而厚的嘴唇,用尖而快的怯生生的声音讲话,可笑极了。那出戏演的场次不多,在我的艺术道路上没留下什么

痕迹,但它却改变了我的生活。建组的那天,在会议室讨论剧本,大家围坐在大桌子四周,我和英达挨着。我排戏从来不带周,因为我总觉得无论坐下来谈什么都先倒上一杯茶那是老年人的习惯。英达的面前放着一个保温杯,满满的香喷喷的茶水。导演正在谈剧本构想,我渴得要命又不好讲话,就在纸上写了句:“我能喝你的水吗?我没病。”他笑了一下,在下面写:“当然能。但我有,AIDS(艾滋)。”他就是这样一个机敏幽默的人,不认识他的人与他的第一次谈话都会很难忘。他的聪明,他的博学,他的狂放和不可一世,让喜欢的人一见钟情,讨厌他的人不能容忍。“有什么了不起!”常常有人会说,“不就是英若诚的儿子嘛,不就是去过美国嘛。”我们的关系有进展是在排戏后大概两星期。有一天早晨他排戏厅直接走近我,手握成一个拳头放在我的手上,松开是一个被他的手捂热的煮鸡蛋。我笑着把鸡蛋磕开,连蛋清儿都是水。“你的手根本没把它焐熟!”我大笑起来。然后是我请他在一个叫“白桦林”的小西餐厅吃饭。然后是我接到了两张纸条,上面写满了:“我爱你!我爱你!我爱你!我一定要娶你!我一定会娶你的!”“咱们俩好好谈谈。”我说。因为我发现问题有点儿严重。“好啊!我有套单元房,在水碓子13号楼,你来吧!”他的表情特别真诚。约好下午5点见面,差5分钟5点我就到了。刚上楼梯我就听见有人在鼓掌,爬上来看见他换上了干净的白衬衫。“我妈说女孩子跟人约会应该迟到。可我在大街上耗了半天还是早了5分钟。真够露脸的!”我说。